

聊斋

嫦娥

郑万泽

著译



聊斋爱情故事新编

I242.1
182

3

聊斋爱情故事新编

嫦娥

班万泽 著译

BY 471/b



海峽文艺出版社
B 430502

嫦 娥
——聊斋爱情故事新编
郑万泽 译著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12.75印张 2插页 240千字

1987年10月第1版

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 710

ISBN7-80534-021-8/1·22

书号: 10368·282 定价: 2.30元

前 言

蒲松龄是十七世纪我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，生于一六四〇年，卒于一七一五年。他的文学名著《聊斋志异》，不但在我国流传三百年脍炙人口，而且蜚声域外，已有十一种外国文字的译本问世。与世界上所有的文学巨匠一样，蒲松龄的影响已跨越国界，打破了不同语言文字所造成的隔阂。

《聊斋志异》是蒲氏的主要著作。蒲氏尽毕生之力，采集民间传说、遗闻轶事为素材，加以丰富的想象、精心的构思而撰述成书。《聊斋》的内容大都以说狐谈鬼、搜捕猎奇的面目出现，所谓“事或奇于断发之乡”，“怪有过于飞头之国”。然其笔触所及，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其中，有不少篇章是以男女爱情为题材的。这部分作品，多数是情节曲折、刻画细腻、基本倾向积极的优秀的中短篇小说。但是，字里行间又往往孱杂着某些封建意识或不健康的描写。这种瑜瑕互见的现象，实际上正反映了作者蒲松龄思想观点方面的矛盾。蒲氏的恋爱观，同他的社会观一

样，不可避免地充满着各种难以解决的矛盾。他赞美婚姻自主，又维护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；他歌颂纯洁的、生死不渝的爱情，又鼓吹一见倾心、三妻四妾；他反对婚姻上的门第观念、嫌贫爱富，又把登黄榜、做高官跻身富贵门第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。但是，总的来说，由于蒲氏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态度，他那种因袭时代、阶级的传统而形成的习惯和偏见，并不能掩盖他作品中的民主性的熠熠光辉。

《聊斋》的文字古艳典雅，凝炼而清新，向为文人学士所敬慕。但从普及的角度讲，又因为文字障碍较多而不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。如果按照原文翻译，由于文言文和现代文在遣词造句诸方面的差异，较难传神地表现出原著的风貌；对各篇中偶有的芜杂猥秽又无法删除，或删除而难以做到不伤脉络。为此，本书译著者试图选择《聊斋》中的一部分爱情故事名篇，在不脱离当时的历史、社会背景，不违反原著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的前提下，把翻译和改写结合起来，有删有增，作必要的再创造，剔除其封建性糟粕，发扬其固有的民主性精华，以期让更多的人民群众能够阅读、欣赏这一祖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。所选各篇，虽多涉及爱情，但蒲氏的创作意图决不仅仅是表现卿卿我我。读者在领会故事内容的同时，兼可了解蒲氏所处社会的时代特征、道德准

则、风俗人情等等，抚今思昔，或能起一定的借鉴作用。

这种尝试，关系到文言文翻译和古典名著改写这两个原则问题。关于文言文翻译，一般有两种目的。一种是为了辅导学习古文，那就必须忠实于原著，详注直译，便于读者理解原文的一词一句；一种是为了介绍作品内容，让暂时读不懂原文的人知道某书、某篇讲的是什么，这就不一定要逐字逐句对照翻译。当然这两种目的不可截然分割，但还是可以根据出书意图、读者对象而有侧重。——本书的目的则属于后一种。关于古典名著改写，《聊斋》作者蒲松龄本人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先例。且不论他的《凤阳士人》、《续黄粱》即脱胎于唐人传奇；仅就他在晚年把《聊斋》中的《张鸿渐》《江城》《商三官》和《席方平》等六七篇小说改写成傀儡曲而言，大概多少可以证明他不会因本书译著者的删改铺张而见怪。

本书的出版是一次大胆的摸索，限于水平，谬误恐难避免。前此，已出版过《侠女》、《青娥》两集，谬承有些同志奖饰。这一本《嫦娥》和将出版的《湘裙》仍欢迎专家和读者同志指教。

郑万泽

一九八二年·上海

目 录

一	嫦娥.....	(1)
二	阿霞.....	(24)
三	青凤.....	(43)
四	粉蝶.....	(55)
五	贾奉雉.....	(76)
六	大男.....	(97)
七	莲花公主.....	(115)
八	罗刹海市.....	(130)
九	葛巾.....	(151)
十	细侯.....	(164)
十一	小翠.....	(187)
十二	白于玉.....	(209)
十三	晚霞.....	(229)
十四	毛狐.....	(262)
十五	长亭.....	(277)
十六	章阿端.....	(298)

十七	胭脂.....	(313)
十八	房文淑.....	(342)
十九	胡四娘.....	(365)
二十	霍女.....	(380)

嫦 娥

扬州古称广陵，是个风景秀丽、人才荟萃的地方。近郭有一个小村在红桥的下埭，流水弯弯，绿竹青青，十分幽静。那一天，侨居扬州的宗之正、宗子美父子，踏青来到红桥，恰好遇到了一向熟悉的林老婆婆。林老婆婆是本地人，家就在红桥，以穿珠卖花为生。她见了宗之正，热情地邀他父子俩到家里坐坐，喝杯茶，歇息一会儿。

进门坐定。林老婆婆就向里屋招呼：

“姑娘，贵客临门，快奉茶！”

一会儿，一个端丽、俊朗的年轻姑娘，用竹盘端着两盏香茶，大大方方地分奉给宗氏父子。之正睽了那姑娘一眼，只觉得她美而且秀，出奇地潇洒。儿子子美才十六岁，见了她更是一阵头眩，两只眼睛象被摄住似的盯着她。那姑娘大概也有点儿察觉，目光扫过来，宗子美又羞得低下了头。

“林妈妈，”父亲宗之正问，“您有那么一位好闺女，怎么从没听您说起过。”

“那可不是，”林老婆婆呵呵地笑着说，“我这闺女来家才两个来月，事前想也没想到，怎能对您宗先生说起呢！”

趁着那姑娘回到里屋去的时候，老婆婆絮絮叨叨地讲了

她的来历。

两个多月以前，一个月色皎洁的夜晚，林老婆婆吃过晚饭坐在门口歇凉，突然，一大块乌云把整个儿月亮严严地遮住了。地上那如银、如水的月光倏然消失，村庄被黑暗所吞噬。林老婆婆站起来转身进门，想去点燃一支烛火，忽然身后有个娇柔的声音在唤她：

“妈妈，请别关门。”

林老婆婆只有孤身一个，左邻右舍也相隔近百步路，是谁在叫唤呢？回头望望，黑暗里看不真切。

“是哪家的姑娘啊？来，来，屋里坐，待我点个亮儿。”

林老婆婆把点着的灯擎在手里一照，啊！是个不相识的美丽女郎，装束朴素而整洁，灵活的眼珠上面一对又细又弯的眉儿微蹙。

交谈之下，才知道那姑娘是郊外一个镇上的孤女，小名儿叫嫦娥，父母双亡，贫苦无依。到城里投亲，偏偏那亲戚又迁居外地。入晚无处栖身，路经红桥，想请求林老婆婆留宿。

林老婆子一打量，一思谋，呵呵地笑开了：

“姑娘，您尽管放心住下。我孤零零一个，正愁没人做伴哩。只要你乐意，爱住多久就住多久，我老太婆也不怕多你这一份口粮。

原来，林老婆婆是穿大户、走富家的，她瞅这姑娘长得花朵儿似的，心里打了个主意：供养她一阵，在扬州城里给

找个主儿嫁出去，准能得一大笔财礼。

于是，嫦娥就留在林家，认老婆子为娘，每天帮着整理家务，粗粗细细，都干得很利索。个把月之后，林老婆婆倒真对她产生了三分爱怜之心，因此还没有舍得把她嫁出去。

今儿，宗之正听老婆子简单介绍了嫦娥的来历后，笑着说：

“如此说来，林妈妈您真是好福气，凭空捡来个好闺女。有了闺女，自然要选女婿啰！不知道您要配什么样儿的门第？”

林老婆婆也打着哈哈，指着坐在一旁的宗子美说：

“我看哪，你家公子长得好模样，又温文，又腼腆，象个女孩儿似的，跟我家嫦娥真是天生一对！”

之正听了忙命子美站起身来下跪拜谢，说：

“那就一言为定，过一天我就遣媒送聘！”

老婆婆忙搀扶子美起来，一面说：

“算数，算数，我们两家这门亲结定了。”

说罢，彼此又寒暄半日，喝了茶，宗家父子才告辞。那嫦娥想是听到两位老人的话了，再没有出堂来。临行，宗子美磨磨蹭蹭走在最后，回头望望，蓦见里屋门口嫦娥那素净的衣裳一闪，嫦娥只露出半个喜悠悠的脸蛋，又缩回去不见了。

回家后，子美心里很高兴，盼着父亲早一天去林家下定。三天、五天过去了，宗之正毫不提起，似乎压根儿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般。子美急了，偷偷地把心事告诉妈妈，让

妈妈提醒父亲早早把这门亲事定妥。之正听老伴一说，不由得哈哈大笑：

“那天只是开个玩笑罢了，那老婆婆出名的贪财，她是要把这姑娘去卖若干金子的，咱们怎么聘得起！子美这孩子太实心眼儿了！”

这一番话传到子美耳朵里，犹如四九寒天喝了一杯冰水。他暗暗埋怨父亲不该把儿子的婚姻大事开玩笑，心里更是念念不忘仅仅见了一面半的嫦娥。

不久，子美母亲忽然患起伤寒症来，延医服药，父子俩忙乎了三个多月，子美母亲仍然不治身亡。殡葬的事儿刚刚忙完，劳累加上忧伤，宗之正也病倒了。缠绵床第将近半年，不幸也一命呜呼。子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失去了亲爱的父母双亲，当然哀痛逾恒。从此家里只剩了他和两三个僮仆，更觉得茕茕孑立，凄惶得夜里难以成眠。有时候，一个念头会顽固地在他脑子里钻出来：要是那一天真的和嫦娥订了亲，结了婚，该多好！

热孝期过之后，宗子美在屋里踱着方步想了又想。最后，他作出决定，鼓起勇气，亲自来到红桥下林老婆婆家，直截了当地提起和嫦娥的婚事，要求林老婆婆践约。

林老婆婆似乎记性很坏，她张大了眼睛，装出很诧异的样子说：

“公子，哪有什么婚约？我跟你家老先生从没有提过这事儿啊！”

子美恼了，站起身来正颜厉色地说：

“林妈妈，这事儿我本人在场，怎说没有？你不记得？我还给你老人家下过跪，磕过头，难道能不算数？我这头可不是白磕的。妈妈若是要悔，请随我到门外，当着四邻的面，磕还我的头。否则，我决不罢休！”

林老婆婆眼看装聋作哑不济事，只得因风转舵。她装作才记起来的样儿，说：

“喔！是啦是啦！公子您提到磕头，我记起来了。是有那么回子事。可是，公子，我以为这是你家老先生跟我这老婆子说玩话，没有当真——后来你们家也没派人来说媒下聘不是？所以我早就撂在脑后，忘了。”

“妈妈，”子美也放缓了口气，“婚姻大事，怎能当做玩话呢？我可是诚心诚意的。”

“那很好，宗公子”老婆子眼珠儿一转说，“既然这么说，我老婆子哪能硬卡住这门亲事不答应，难道想把我那嫦娥嫁给天王老子？可是，姑娘是我的，我给她吃细的、穿软的，花了不少银子，这聘礼得听我的！”

“且请妈妈说说数字。”

林老婆婆掠掠花白的鬓角，弹弹袖口，慢条斯理地说：

“不瞒公子说，要按我的一本账，我要一千两银子的聘金。可谁让我跟你家老先生说起过，又受了你公子的头？这么着，你送五百两银子来，我第二天就打发嫦娥坐了花花轿子到府上去。”

五百两！这可不是个小数字。宗子美揣度力量，应承不

下来，刚才话已说出口，也不能立刻回绝。他于是要林老婆婆等待三个月，说一定来聘嫦娥。

子美快快回家，张罗了一阵，怎么也凑不起五百两白花纹银。长叹短吁、坐立不安了好几天，只好暂时搁下不谈。

不久，西邻搬来了一户人家，是一个老太太带着一个姑娘。那姑娘名叫颠当，俊俏雅丽，似乎跟嫦娥差不太多。毗邻相居，有时为了一些小事彼此走动。颠当见了子美，总是低头一笑不大避生。日子稍久，子美觉得她活泼伶俐，眼睛、眉毛都会说话。

子美虽然仍念念不忘红桥下的嫦娥，但怎能跳过那“五百两”的障碍？踌躇了几夭，他叹了口气，请东邻的老大爷去向颠当的母亲求婚。事情顺利得很。老大爷回来讲，颠当母女都很乐意结这门亲，只是，要待正在外地贩货的颠当的大哥回家，才能正式定局。

婚事大体上定了，子美心里却并不踏实。嫦娥的身影，还是不断地在心头隐约出现。这天清晨，子美无情无绪地踱出大门，没有目的地信步走去。草间的露水渐渐浸湿了他那布底双梁单鞋，他也不理会。走着，走着，猛一抬头，只见前面小桥下流水潺潺，两岸一丛丛竹子正缓缓地在晨风中摇曳。啊！不知不觉，子美走到了红桥桥堍了，稍向西那三间茅屋，不正是林老婆婆的家么！子美一阵怅惘，身不由主地向着那茅屋走去，到门口一看，大门半开半掩。子美陡然清醒过来：如果撞见了林老婆婆，不是彼此都很难堪么？他加快步速，想闯过那扇大门，可又忍不住引颈窥看一眼。啊！门里

也有一对眼睛正在等待着哩！两对眼睛的视线相遇，子美看出那是嫦娥，是他日夜难以忘怀的嫦娥。

看到嫦娥，子美想起了他正在与之议婚的颦当。他觉得很惭愧，忙把头低下想快点儿走开。可是，嫦娥偏偏急急地露出全身，走到门口，向他频频招手。

子美觉得不应该再去见嫦娥，可是，一种无法抗拒的感情使他不能不去。他一步步走向林家门口。

“林妈妈大早进城了，请屋里坐。”嫦娥举手示意，让子美进门。

坐定后，仍是嫦娥先开口，她虽然低下了头，态度还是大方，语调镇定：

“近三月来，嫦娥母女每天盼公子光降，不知今日为何过门不入？”

“这…这…”子美羞红了脸，嗫嚅地说，“子美不才，这……这五百金竟一时筹措不齐，所以……”

嫦娥抬起了头，明朗清沏的双眸向着子美一轮：

“这是林妈妈所以盼公子早临的原因，可嫦娥并非为此。不过林妈妈收留嫦娥多时，使她的愿望满足也是应该的。”

说完，她从袖底掏出一锭黄灿灿的金子，放在桌上，又接着说：

“请把这锭黄金交给林妈妈，足以与五百两白银相抵了。”

宗子美定了定神，站起身来深深地打了一躬，坦率地说道：

“嫦娥小姐，请容我直陈。前一阵，我反复筹谋，聘金无有着落，自分永无再见你一面之机缘，因此，目前已经另有所约。我如果接受金子再向林妈妈提亲，势必辜负所约的人，如果受了金子不来找林妈妈，那就辜负了你嫦娥小姐；子美不愿辜负任何一位。”

嫦娥听着，频频点头。她沉吟片刻，又说：

“公子与西邻有约，嫦娥已经知道。但那事儿一定不会成功。请把黄金收下——如果西邻婚姻有成，我决不怪你辜负我。林妈妈快要来了，请早早回家吧！”

子美推辞不掉，只得暂时收下金子，匆匆别去。归途中他想：“颠当的婚姻已经大体定局，怎么会不成功呢？待下聘以后，我只好再亲自把金子送还给嫦娥。但是，这难道不仍是对嫦娥一番美意的辜负么？”

子美带着左右为难、忐忑不定的心情返回家中，进门却见东邻老大爷正坐在屋里等着他。他想，准是颠当她大哥回来，要催着办婚约了。他嘴上跟老大爷寒暄，心里在盘算：颠当也是个好姑娘，我不能出尔反尔，只得把亲事定了，嫦娥那边，再作计较。不意，老大爷待子美坐下后，捋捋胸前的胡须，慢慢地说：

“子美，你休烦恼，看来我们被人家捉弄了，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，老汉原先就感到彼此门户不当哩！”

“老伯，出了什么事？请直说吧！”子美诧异地问。

“你西邻的颠当姑娘，不是答应了议婚么，今儿早上我偶然去串门儿，奇怪！她母女一家，突然在昨儿晚上悄没声响

地搬走了！”

“有这事儿？”子美也感到惊异，是她家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故，还是因为这桩亲事呢？他请老大爷陪着一块儿到颠当家看看，果然，简单的家什已经搬运一空，地上也扫得干干净净，没有留下一点儿痕迹，仿佛这屋里从来没有出现过颠当一家似的。

她家原是外乡人，这样来无影、去无踪，子美还有什么办法呢？他有点儿怅惘，又有点儿高兴：嫦娥不是曾说过他与颠当的婚事“一定不会成功”么！莫非她两家有些瓜葛？如今，颠当不辞而别，他和嫦娥的亲事岂不……

过了一天，他仍然请东邻老大爷做大媒，把嫦娥所赠黄金兑成五百两银子，由家僮担着，去向林老婆婆求亲。林老婆婆再无话说，收下银子，允了亲事。不久，就卜吉成婚，一对玉人结为夫妇。

经过一番波折的夫妻，感情更加浓密。子美和嫦娥婚后，形影不离，互敬互爱，生活得十分和美。嫦娥原先是寄住在林家的，嫁奁很简单。林老婆婆得了五百两银子，本要为她备办些衣物箱笼的，嫦娥却婉言拒绝了，上花轿时只带了一只小小的箱子，是她初来林家时就携着的。这箱子分量很轻，没有上锁，林老婆子曾偷偷打开看过，除了手帕花粉之类以外，别无什么贵重东西。可嫦娥到了宗家，每次掀开箱盖，里面总静静地躺着两锭黄金。嫦娥取出来交给子美兑换了，慢慢地翻修房屋，添置家具。奇怪的是箱子里的黄金取掉后，下次开箱又是两锭，好象聚宝盆那样，永远取之不竭。子美